

永远的守望

■何建明

他笑了,解释:没跟你说清楚。这家的犹培科大伯和张秀珍大妈没有孩子,以前我在部队时经常利用星期天带着学雷锋小组到他们家做些事情,两位老人就认了我这个干儿子。现在你是我的媳妇,一起进去叫声“爹娘”吧!

在陌生又遥远的地方,能有一声“爹娘”叫,便体会到了一份家的温暖。

第二天一醒,她就扯着他的衣襟,轻声说:走,看看我们家的地去……

他领着媳妇就往后山走。

这山上不像咱家的黄坡地,咋不生一根草苗苗,一根树枝枝?她奇怪地踢着地上绊脚的石头问。

他说,这就叫戈壁沙漠。风大的时候能把这些石子吹得飞起来,他捡了块拳头大的石块说。

不好,沙尘暴来了!突然,他看了看天边。他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天边一片昏黄,正朝他们站的方向压过来……

“快跑!”他拉起她的手,飞步躲到一处山洞里。俩人的脚步刚刚落定,整个天空便像一口锅倒扣过来,飓风挟着地面上的沙石,恣意摧残着大地。

咋这么吓人?她躲在他的怀里瑟瑟发抖,连话都说不清。

没事,习惯了就好。他说。

这当儿,一块飞来的石头击中她的脚板,疼得她一下瘫坐在地上。我咋习惯?她哭了起来,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

你不是要看咱家的“地”有多大吗?起来,我带你去看看。他连哄带骗地扶起她,朝已经平静的戈壁深处走去。

他指指漫无边际的广袤大地,像个拥有万贯家产的人般自信地说:只要你不怕双脚累,凡能跑到的地方,都可以是你的地,你的田……

我不要,我只要一快能种菜养鸡的地。她说,眼泪又落下来。

这回他心软了,一把将她驮在背上,说:好好,依你,等我看完战友他们就全都依你啊。他驮着她吃力地往北阳山的另一个坡走去……

她抹干泪,问他:你的战友在哪儿?为啥一定要去看他们?

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细细道来:他们7个人都没结婚,一直“躺”在这么遥远偏僻的地方,平时只有我们一些战友来看看他们。如果我再来守着他们,他们该多孤单啊……

她叹了口气,问:他们咋牺牲的?

他语气沉重地说: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边疆而英勇献身的,都是革命烈士。

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怔怔地望向山脚下……他猛地将她一放,飞步奔向那片刚刚被风沙“扫荡”过的乱石滩。

她远远地看着,只见他疯了似的用手将几个被风沙吹得七零八落的坟冢重新垒起……“对不起啊战友,我来晚了。我向你们检讨!我保证,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离开你们,我保证不让你们再被风沙摧残……”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他流泪,她似乎有些明白他的心事了。

她走过去,蹲下身子,像丈夫一样用双手捧起一块块石子,轻轻垒在坟冢

上……

慢慢地,他笑了,向她投来感激的目光;她也笑了,向他投去理解和幸福的目光。就这样,他们从此将小家留在了这片戈壁滩上,留在了这7位战友的身边……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叫张秋良,一位为战友守护近40年的老兵。

我见到张秋良的时候,除了家门口开设的“老兵驿站”和身上那套旧军装让他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外,单从外表看,他完全彻底地成了一个“沙湾人”:黧黑的脸庞,已经明显驼塌的腰板,以及一口纯正的当地土话。犹培科大伯与张秀珍大妈由他赡养9年和13年后去世并得到妥善安葬。

“我来的那一年,我的老部队撤销了,这几座烈士墓也就没有部队的人看管了。我觉得应该承担起这份守护战友的责任,就从此时开始做烈士墓地的义务守护人……”这一守就是近40年。

看着张秋良家简陋的陈设,我似乎能猜得出这几十年他们是如何过来的。

“这手指是咋受伤的?”因为坐得近,我看到张秋良的右手小拇指是残的。

他说:“我当了14年村治安主任,这手是在一次押送不法分子时弄伤的……”张秋良满不在乎地说,这类事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在偏远的戈壁沙漠上建个家不易,而义务管理一片烈士墓地,对张秋良一家来说,所遇的困难就更多了。

“收入靠什么呢?”这自然是我最为关心的事。

张秋良向我伸出手,然后一展手掌,笑了:就靠它们。“我没有学过其他手艺,只会打土坯,就是家家户户垒墙的土坯砖……年轻时一天能打1300块左右,一天挣上五六块钱,现在年岁大了,不过也还能打1000块左右的土坯。”

听着他的话,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位复员老兵挥汗打土坯的身影,从青春到老年,日复一日的劳顿,只为了完成心中那一纸承诺。

风雪交加的春节,张秋良带着烟酒食品到战友墓前和他们一起过节;骄阳如火的“八一”,他带着军旗来到墓前,为战友们唱起嘹亮的军歌;每逢清明节,他来到战友墓前,代他们的亲人祭扫,一一给他们祭酒、敬烟、烧纸。

这些事,是张秋良和家人年复一年必做的事。不论寒暑,不惧风雪,从未空缺。他外出不在家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会按时去墓地替他完成。

从张秋良家到烈士墓地,需要翻越一段相当远的山坡与戈壁沙丘。几十年里,张秋良和妻子在途中不知摔倒过多少次。我的目光投向张秋良和他妻子的胳膊、双腿,看到的是一道道宛若老树皮的粗糙裂痕……

“有一次遇上大风雪,我走到半路,就被雪埋在一人深的雪窝里了。如果长时间出不来,就没命了。那一天,我是拼了命爬回家的……这样的事发生了多少回,我都记不清了。但最苦的还不是这个,是战友的坟冢一次次被沙尘暴袭击后‘搬’了家,坟头被夷为平地,至少有数十次吧。”他说。

“夷平一次,你就再垒一次?”

“可不。”张秋良说。“主要是戈壁滩上铲土垒石困难,垒一个坟莹没有一天半宿搞不成……”张秋良的老伴在一旁撇了撇嘴说:“有一回还差点把自己一起埋在坑里,要不是我把你刨出来,你能见到今天的作家?”

“哪有这事?”张秋良觉得自己的老伴在揭他的短,有点不自在。

他不好意思地一笑,转移了话题:“我守护的这几位烈士,都是牺牲在我入伍前后的时间里,全都是20岁左右。其中有陕西的,也有从四川、江苏、山东和河南入伍的,他们都没成家。与其他6位并没有安葬在一起的谷克让烈士,是位班长,1976年入伍,牺牲时只有20岁。他用生命保护了其他8名战友。谷克让的事迹在我跨进军营时就知道了,而且被深深地感动。日久天长,我一直有个愿望:去看望一下烈士的亲人。”

一次回老家陕西探亲,张秋良通过战友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陕西籍烈士胡威真的家,见到了烈士的母亲。当时胡威真的母亲已经70多岁,因为儿子的牺牲,她的双眼早已哭瞎。当张秋良坐到烈士母亲面前时,双目失明的老人用颤巍巍的双手不停地抚摸他的脸:“儿子你总算回来了,娘想你啊!”说着,老人便号啕大哭起来。

“娘,您就把我当儿子吧!”张秋良“扑通”一下,跪在烈士母亲的面前。

“好孩子……”双目失明的母亲轻轻地拉起张秋良说:“你比威真小几岁,娘托你每年给我威真哥上坟烧点纸,娘就这点心愿了……”

“您放心吧。”张秋良说。

“克让娃啊,娘来看你了……”2019年9月8日,西北边陲的戈壁上风风瑟瑟,谷克让烈士89岁的母亲由张秋良和几位沙湾人抬着来到儿子的墓地。那场景至今让张秋良难忘:“满头白发的老人把脸久久贴在儿子的墓碑上,喃喃地说‘娘死了就来陪你’,现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孩子,我给你磕个头……”祭奠完,谷克让的母亲一边抹泪,一边感激地拉住张秋良夫妻的手就往下跪。

“使不得!大娘您快起来……克让班长是我的战友,更是我的哥哥,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人的话啊!”张秋良赶紧扶起老人家。那一刻,他和烈士的母亲及其他亲人们,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如今张秋良的家,已经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兵驿站”,他不仅负责义务接待7位烈士的亲人,更多的是接待那些认识和不知道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友、朋友。近些年来,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关爱烈士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守护那个烈士墓地的人也不再是张秋良一个人,他的大儿子如今成了第二代守墓人……

“但逢年过节去为烈士战友扫墓的事,我还必须去。”采访他的那一天,他带着我这位老兵,再一次徒步来到烈士墓前,我们一起去安息在此的烈士敬献了鲜花并三鞠躬。

转过身,我见张秋良跪在地上,虔诚地整理着每座烈士墓……近40年了,他仍像第一次做这件事时那样毕恭毕敬、一丝不苟。

我的双眼不由自主地模糊起来。

在那片火红的土地上

■徐青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一次见到长安街,确切地说,第一次见到长安街的地铁站,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场。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入伍的青年。在苍茫沉雄的亘古荒原,毗邻楼兰古国的那一处砾石戈壁,1:1的长安街地铁站就那么突然地出现在眼前,与之一起出现的还有火车、高楼、大炮,以及飞机、坦克和军舰的模型。听老班长讲,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这里还有猪马牛羊、鸡鸭鹅兔和粮食种子,几乎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都在这片广阔的荒原上接受了蘑菇云和冲击波的严酷考验。

那是一个烈日灼人的午后,放眼浑黄接天的“死亡之海”,看着眼前这些经受原子烈火试验的各类效应物,实在难想象代表着科技发展最高水平的产物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这荒原之上。

在“一江清水送北京”的秦岭南麓、汉水源头,几时的我常与小伙伴坐在屋檐下,数着雨水在屋檐前溅出的水泡,背诵自编的顺口溜:“水泡水泡亮晶晶,长大我要去北京。”在小学三四年级的年龄,北京在我心中是朦胧的,却也有了小心思,想离开“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的高岭大山,去山外的世界走一走平路。

想来这世上事情真有意思,当我提着我的天安门图案的提包,从西安乘坐绿皮火车一路向西,哪里想到竟会在罗布泊大漠与“长安街”撞了个满怀!

真正走上长安街、来到天安门,是当兵第十个年头的那个早春,任务是采访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心心念念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还要拜访心中的英雄,出发前的日子“我爱北京天安门……”被我哼唱得别有滋味,走路也轻快了起来。

在西长安街干休所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年逾八旬的司令员板板正正地坐在沙发上,墙上挂着“将军笑谈纸老虎,挥师戈壁建奇功”的条幅。话题由这福泽浩田老将军的题字谈起,司令员讲陈廉大将把自己从大连召到北京,“我们国家要搞原子弹,要建立原子靶场,军委决定让你去,是我推荐的,要搞好”;讲自己不同意一些专家在敦煌建核试验场的既定方案,带领队伍转向罗布泊选场;讲首次核试验时,他把启动核爆炸的钥匙装进贴身衣服口袋,登上百米铁塔陪着技术人员安装引爆雷管……春的阳光洒满客厅,将军娓娓道来。

完成了采访任务,下一站自然就是去长安街上的天安门。终于到了目的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巍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新鲜新奇、神圣骄傲,潮水般涌上心头。我当时的心情与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时一样:“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装备方阵依次经过检阅台时,身处大会现场的我想到了罗布泊,想到了在那块火红的土地上惊天动地事、做惊天动地人的忠勇将士。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荒原的那声惊天巨响,宣告中华民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

诈。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参加《东方红》大型歌舞演出的演职人员宣布了这一喜讯,并微笑着提醒大家:“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就是不要踩坏地板啊!”

周总理是在确认之后宣布这一喜讯的,而在试验现场用仪器最早拿出“就是核爆炸”数据的正是林俊德。谁能想到,这位去世前几小时还在关心科研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研制出冲击波压力记录仪的灵感正是来自于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要证明原子弹是核爆炸而不是其他爆炸,就得有检测的仪器,就得有人研制。他受领任务时,仪器是个什么样子、工作原理是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虽然他和他的团队快马加鞭再加鞭,但还是又一次走进了死胡同。一天清晨,林俊德乘车经过长安街,突然传来的晨钟声瞬间让他有了柳暗花明之感,他由电报大楼上的巨大钟表找到了突破口。他,成功了。

在“光巨明,声巨响,无垠戈壁腾立龙,飞笑融山崩”过后,压力记录仪得出的数据结论,由试验总指挥张爱萍第一时间从罗布泊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勒紧裤腰带爆响了“争气弹”,有了自己的“打狗棍”,那一刻怎能不让人“呼成功,欢成功”?!

告别罗布泊已20余年,自北京遥望阳光之外的戈壁瀚海,长安街、罗布泊,地域上的它们天各一方,是一批又一批优秀儿女用忠勇把二者紧紧地铆在了一起。这些优秀儿女与奋战在祖国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奉献者一起,默默地托起了中华民族晴朗的天。

晨号嘹亮

■王满翔 王凯

升腾出火热的激情。

一二三四的口令声震天动地,整齐的步伐迈向演兵场,踏出强军的铿锵脉动。战车喷出淡蓝的尾烟,呼啸的弹丸冲出膛壁。卫星发射塔架旁,燃烧青春和智慧,助推神舟号前行。

听!军号在吹响。一个个激情飞扬的音符合奏出一曲青春的华章。无数个清晨的军号,串成一颗颗星星,在一个个淬火的日子里,为年轻的军人缀上一排责任与使命的资历章。

军号吹响,唤醒一个个绿色的音符,合着铿锵的口号,奏响一曲胜利的序曲。

心香一瓣

品味情感的芬芳

夏日黎明,晨光跃上白杨树梢,哨兵巡逻的脚步声,唤醒天边的晨星。

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守护安睡的一方天地,手中的钢枪随时准备织补梦的安宁。

一声嘹亮的起床号撕开寂静,穿透每个梦乡。瞬间,家乡的麦田远去,另一个绿色的方阵迅速集结,在晨曦中移动、蜿蜒。胸前的步枪冲撞着年轻的胸膛,



蒸蒸日上(中国画) 杨幸郎作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天山北,戈壁如海,一眼望不到边际。戈壁上的风沙很大,汽车奔驰其中,像一叶颠簸在海浪中的小舟……

那座山,叫北阳。在它山脚下那片光秃秃的乱石旁,我们举起右手,向对方敬礼,然后握手——这是战友间的“见面礼”。

“你也是76年兵?”

“不,77年的……”

哈哈……差不多,是真正的战友。差一年入伍。

他笑着说起了入伍时的经历:“我是陕西人,当时家里特别穷,我就像一根杨柳条似的蹭着往上长,个头够了,但体重不足……体检现场,我跑到一口井边咕咚咕咚灌起了凉水。恰巧被接兵干部看到了,问我为啥喝那么多水?我实诚地回答:俺体重不够。他左看右看,然后拍拍我的肩膀,问:真想当兵?我立即回答:真想。为啥?他又问。我说:保家卫国。他点了点头。后来我就应征入伍了……”

1977年,他从陕西到了现在他家所在的地方——新疆边陲的沙湾,成了一名士兵。

6年后的1983年,他退伍回到老家。次年与本乡的一位姑娘结婚。蜜月刚满,他对新婚妻子说:我要回老部队那去。

干啥去?妻子问。

他说:部队驻地附近的村上有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我在部队时常常带着学雷锋小组的人去照顾老人家。现在一离开心里不踏实。最主要的是,山弯湾里有7座烈士墓也缺人照看……

那你早去早回,我在家等你。妻子说。

他两眼盯着妻子,不说话。

咋了?是要去好些年日子?妻子问。

他摇摇头,终于开了口:不是我一个人去,是带着你一起去。我们一起在那里住下,安家……

妻子惊呆了,以为听错了:啥?把家安在那个地方?

他连连点头:是,是的。

她顿时瘫坐在炕头,眼泪掉下来……那日是天堂还是花园?

是戈壁滩。他说。

没有出过远门的她不知戈壁滩啥样。只想着要真去了该有个自己的院子、自己的地,好种田、好生娃……于是便说:那能不能有块地,稍大一点儿的?

听了这话,他高兴地说:有,我保证,很大很大。你要多大,俺就给你圈多大!

她脸一羞,破涕为笑,说:好,俺跟你去。

小夫妻俩就这样背着一床新婚棉被和4个装着生活用品的麻袋,从陕西老家来到天山北边的沙湾县卡子湾村。那天到的时候天已黑,他带着媳妇来到一个用土墙围着的小院子前停下说:到了,跟我进去见爹娘。

咋,你这里也有爹娘?小媳妇惊得不轻,忙问。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燃烧的向日葵

■段亚男 牛清波

把根扎得深些,再深些
让我在炽热的岁月中获得红色的营养
然后茁壮地拔节
骨子里,升腾一种绝美的钢铁

花盆茂盛的火焰
是我金黄的呼吸
心底滚动的雷声
是我忠诚的誓言

花盆里,密集的籽粒等待号角吹响
我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种下去
种出鹰的翅膀和锋利的剑刃
种出嘹亮、悦耳的鸣笛

仰望历史的天空
一路向阳而生
锚定信仰和太阳的方向
绽放一个纯净赤诚的七月

長 征

第 5520 期



往期回顾